

# 回望西雅圖

Globalization Monitor 號外 2000/01

# 全球 化 監 察

編輯室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貿易組織，原來野心勃勃要在西雅圖會議為「千禧回合」的貿易自由化會談作好準備，結果在經過四日會議後，會議主持白茜芙在疲憊不堪的狀態下宣佈世貿需要叫一次「暫停」。

不是說貿易自由化及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嗎？為什麼世貿會要「暫停」下來？劉宇凡的文章〈世貿會議不歡而散，而且……好戲在後頭！〉以生動的例子說明西雅圖會議的矛盾。

而會議的其中一個矛盾是美國支持將勞工標準列入世貿，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對。Gerard Greenfield在第三期已分析過假使將勞工標準列入世貿，會有什麼後果。他在號外中再次撰文〈勞工議題入世，工人何所得？〉，一方面揭穿美國政府在勞工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另一方面也回應發展中國家扭曲勞工權利的做法。

最後，最重要的問題是西雅圖抗議將何以為繼？美國工會及團體提出了反對美國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這是否正確的策略？在〈西雅圖過後〉一文，施鵬翔有深入的探討。

暫停！  
暫停！  
全球化



世貿總幹事穆爾：  
暫停！

話說西雅圖會議之前，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呼籲世貿停下來，不要進行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並檢討過去推行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的後果。

世貿的回應是：推行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就好像一個人在騎腳踏車，一旦停下來，就會跌倒。意思是指如果不繼續推行世貿的政策，世界的經濟就會出現問題。

民間團體說：噢，原來世貿的朋友不曉得騎腳踏車。只要在停車的時候，將雙腳放在地上，就不會跌倒了。

這個答案當然也有寓意：世貿的政策對很多國家及工人來說一點都不「腳踏實地」。世貿常常說推行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有什麼什麼好處，卻沒有出現過。

不過，最好笑的是在西雅圖會議上，世貿自己忍不住要叫「暫停」了！

就讓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停下，又有什麼問題？





## 世貿會議不歡而散，而且

# ……好戲在後頭！

劉宇凡

歐美為何遭遇滑鐵盧？會議為何達不成協議？有人強調十萬群眾的抗議的作用，有人強調因為發展中國家拒不向歐美低頭。這些都對，但問題是，在這些以及其他各種直接原因的背後，有一個根本原因……

場外成千上萬示威群眾與警察在漫天的催淚氣中追逐，場內第三世界的代表堅拒展開新一輪的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這就是十二月初西雅圖世貿部長會議的景象。在會議前，克林頓及一眾跨國公司興奮得猛搓手，打量會議一定會為他們進一步打開全球（但不一定包括自己的）市場。在開幕那天，會議主席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還傲慢地賭咒，一定要大會接受歐美的提議，展開新一輪談判，必要時不惜使用「排他性的程序」。到了會議結束，歐美一無所得，而白茜芙的閉幕詞謙虛多了，說要多聽意見云云。會議徹底失敗。山姆叔叔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場內場外卻有人歡呼。

### 自由貿易拉闊貧富差距

歐美為何遭遇滑鐵盧？會議為何達不成協議？有人強調十萬群眾的抗議的作用，有人強調因為發展中國家拒不向歐美低頭。這些都對，但問題是，在這些以及其他各種直接原因的背後，有一個根本原因：自世貿成立五年以來，經驗證明貿易自由化有太多利，也有太多弊。對發達國的跨國公司而言，自然是數不盡的利了。1998年，當全球電訊業按世貿幾年前的協議落實自由化之後六個月，世界有十分一電訊公司易手。易在誰人之手？當然是發達國的跨國公司囉。現在美資公司已控制了世界電訊貿易的38%。利之所在，發達國及其跨國公司自然拚命追求貿易甚至是投資的自由化了。至於全球勞動人民，自然環境以及第三世界呢，

則是弊大於利，甚而是有弊無利。過去五年，最窮國家所佔的世界貿易份額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發達國與第三世界的差距不是拉近，而是擴大了；拉美的人均收入，隨著貿易自由化也下降了。

第三世界國家因此不僅不想進一步經濟自由化，反而要求檢討1994年成立世貿時所定的協議。有些認為農業貿易自由化的速度太快，使許多窮國農民破產；有些認為世貿的知識產權協議實際禁止落後國合法仿製便宜的外國藥品，結果是一面加速疾病蔓延，一面養肥藥物跨國公司。怪不得印度代表對進一步自由化的答覆是：「我們準備好了沒有？當然沒有。我們清楚無誤地強調，我們不想使世貿議程（因加入新一輪談判而）不勝負荷。」

對於連入場也沒有資格的普通人來說，他們的唯一抗爭手法就只剩下街頭抗議一途了。於是，來自美國以至世界各地的人會聚起來，展開了美國幾十年未嘗一見的街頭行動。內外交困下，山姆叔叔頭痛了。

### 克林頓火上加油

克林頓為了多少安撫及收買美國工會，同意研究把勞工標準納入世貿。克仔把自己打扮成勞工救星。他說：「應當使童工從巴基斯坦的足球業，巴西的造鞋業及危地馬拉的炮竹業中消失。」這無疑是火上添油。巴西的勞動部長在報紙上來個互揭瘡疤：「美國有沒有解決所有種族問題？沒有。他們解決不了，卻來批評我們！」馬來西亞的貿易部長

則辯護：「廉價勞工不一定等於勞工受剝削。」

## 小圈子會議激怒發展中國家

還有更叫代表激忿的呢。世貿一直是王婆賣瓜，吹噓自己如何民主平等。我們是一國一票！連中國官員也相信這種「民主」。但是，在幾天會議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全體會議，而是由歐美包辦的「綠房」會議——出席者只有十幾廿個國家代表，名單由世貿總幹事及白茜芙包辦，地點議程一概保密。肯尼亞代表不忿被摒諸「綠房」農業會議外，但跑遍會場，連開會地點也找不到。非洲團結組織譴責「各種程序都沒有透明度，而非洲國家被迫靠站」。他們當然不支持展開新一輪談判了。

## 發展中國家的勝利？

有人宣稱，會議失敗標誌發展中國家的勝利。我們要補充，勝利是暫時的。要知道，即使沒有新的經濟自由化，發達國及其跨國公司憑借其碩大無朋的財力及技術，利用現有的世貿自由化機制（機制一向都有利前者），已足可繼續剝削全球勞動人民，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除非世界貿易體制根據後者的利益全面改造，否則，是談不上真正的勝利的。何況，發展中國家一旦參加了世貿，就意味他們之間同樣會為拚命出口而作惡性競爭，甚至有時也會聯合一些最發達國去對付其他窮國。例如危地馬拉及墨西哥就聯合美國壓迫歐盟，要後者取消給予其前殖民地的進口香蕉的優惠。正如一位非洲民間組織代表說：「非洲團結組織在西雅圖因被排擠而憤怒，並因此在程序問題上團結起來。然而，一旦核心問題浮現，他們就會分化。」什麼核心問題呢？那就是拚命增加出口。這是最高原則，任何公義、人權、環保、勞工、婦女權益的標準都要靠邊站。

其次，說什麼發展中國家的勝利——我們要問：是哪些人的勝利？是統治階級還是勞動人民及全球生態的勝利？克林頓虛幌什麼勞工標準固然令人反胃。可是，當那位部長辯護廉價勞工時，又能令人開胃嗎？不。廉價勞工一定是受剝削勞工！如果這些部長們將來成功反對美國的企圖，這是其統治階級的勝利，而不是勞動人民的勝利，因為前者可以繼續肆無忌憚地剝削工人。一天還有世貿，一天人民都是輸家。

人民的勝利尚遠。但是，如果全球社會運動能夠認清奮鬥方向，是在於發展獨立於一切統治階級（不論是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及其各種機構（從世貿到世銀，以至各國政府）的民間力量，那麼，十一月卅日的街頭抗爭就是全球抗爭運動的偉大開端。好戲在後頭！

## 訂閱表

- 我希望訂閱《全球化監察》雙月刊，從第\_\_期開始  
（以下訂閱費用只適用於香港本地訂戶，海外訂戶請先與我們聯絡）
- 訂閱一年（6期）港幣 70 元
- 訂閱兩年（12期）港幣 140 元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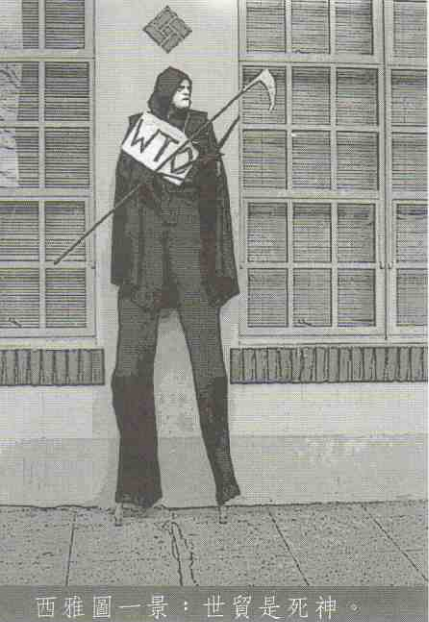
電郵 / 電話 / 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你可以選擇用以下任何一個方法付款：

1.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142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142號。





西雅圖一景：世貿是死神。

# 勞工議題入世 工人何所得？

Gerard Greenfield 作

施鵬翔譯

美國政府和勞聯產大並不關心在美國落實核心勞工權利。相反，世貿的社會條款只會用來對付其他國家。這麼說，美國政府的提議只不過是另一次外交政策的表演，而不是真的關心勞工權利。

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西雅圖世貿會議上提出將保護勞工的標準加進世貿的貿易協議中，被很多工會和民間團體認為是會議的其中一項「勝利」。為了傳達美國支持勞工權利的訊息，克林頓更宣佈美國將會簽署國際勞工組織（ILO）於1999年制定的「最惡劣童工公約」（國際勞工公約第182條）。像美國勞聯產大（AFL-CIO）這些主流工會，紛紛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是在美國的推動下，世貿組織開始注關注勞工和工會權利的表現，並視之為改革世貿的先兆。

## 美國的雙重標準

在《全球化監察》第三期，我們已解釋過如果將「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加進世貿後，究竟有什麼作用。了解這個問題以後，我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工會和民間團體會將克林頓的建議視為「勝利」。當然，我們歡迎美國簽署國際勞工組織最近引進的「最惡劣童工公約」，但我們必須指出美國仍未簽署原來的「最低年齡公約」（Minimum Age Convention）。後者是國際勞工組織底下的核心勞工權利。兩者的分別是前者只是針對極端的童工問題，所以就算簽署後，美國政府仍然逃避美國本土普遍的童工問題。

更大的問題是「社會條款」所包括的五項核心勞工標準，美國政府只是簽署了其中一項。它在1991年簽署了「廢除強迫勞動公約」（此時這公約已引進了34年），而直到現在，它仍未簽署保障另外四項核心勞工權利的國際勞工公約，包括自由組織權利、集體談判權利、同工同酬權利和最低工齡。

就算是簽署了「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美國仍然經常違反公約。美國的監獄制度經過近年被私營化和商品化之後，囚犯已成為製造商品的廉價勞工，為企業賺取巨大利潤。但因為這些監獄製造的產品並沒有出口，所以就算世貿加進了有關強迫勞動的社會條款，也根本無助改變這種情況，因為社會條款只是針對國際間貿易的產品。

例如，在中國監獄製造的產品出口之後，就會在世貿的社會條款底下構成「不公平貿易」。而在美國監獄製造的產品，雖然同樣在美國巨大的本土市場中被消費，但因為沒有出口，所以美國公司和政府就不受社會條款的影響。

## 工人權利無分國界

對於這種雙重標準，中國政府的回應通常是：「看，美國也有侵犯勞工的情況，美國政府

有什麼資格批評中國？」我們也反對雙重標準，但我們的立場與中國政府有很大的分別。我們關注的問題是監獄勞動，無論它發生在中國或美國，無論來自監獄的產品是內銷還是出口，我們都一以貫之地反對。這不是美國或中國的問題，而是國際工人階級的問題。只要工人和工會的權利被侵犯，無論發生在那裡，我們都沒有理由容忍。

所以問題是，與其慶祝美國支持在世貿加入勞工標準，勞聯產大更應該做的是推動美國政府簽署餘下的四項核心勞工權利。

接著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這些核心勞工標準只是拿來針對美國的貿易伙伴？這顯示美國政府和勞聯產大並不關心在美國落實核心勞工權利。相反，世貿的社會條款只會用來對付其他國家。這麼說，美國政府的提議只不過是另一次外交政策的表演，而不是真的關心勞工權利。

反對將社會條款加進世貿的國家亦經常扭曲勞工權利去合理化侵犯工人的惡行。像中國、馬來西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專制政府，指核心的國際勞工公約並不適用於它們國家，甚至乾脆指公約所保障的勞工權利乃「西方價值」。這顯示了勞工權利怎樣又一次被扭曲去符合這些政府的利益。我們要清楚指出，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勞工權利，是很基本很基本的勞工和工會權利，它們具有普遍意義，所有地方的工人都應該擁有。在「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工人的基本權利是沒有分別的。



參與西雅圖抗議的工人：保護主義還是國際主義？

所以，我們支持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勞工權利，並認為工人權利不分國界，但卻反對扭曲勞工權利的社會條款，以及企圖將社會條款引入世貿作點綴的做法。

這是什麼樣的勝利？

引進社會條款的最基本問題是，工人的權利與世貿的自由貿易體制之間，根本是力量懸殊的對比。自由市場政策、私營化、社會福利被破壞、放寬對勞動市場的監管、強大的跨國企業進一步壓制勞工權利等現象，造成工資下跌、失業增加、生活負擔上漲、教育與醫療服務日益昂貴、退休保障被私營化、企業權利膨脹等問題，在這些自由貿易體制所製造的不利處境當中，工人又豈能單靠社會條款，組織起來為集體的權利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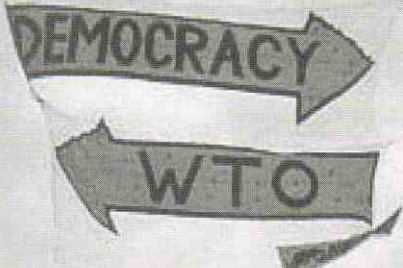
世貿的最終邏輯是將所有事物當作商品看待：健康、教育、社會保障、水、傳統知識、動植物的生命等等，所有東西都是可以被買賣的商品，為資本家謀利。世貿的終極目標就是掃除所有障礙，令資本家，尤其是跨國企業可以將所有事物變作商品。

明乎此，就知道將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放進世貿的體制，其實是十分諷刺的提議。我們可以提醒大家：1944年5月10日，國際勞工組織於美國費城向世人宣讀它的目標和宗旨時，開宗明義就說：

「勞動不是商品。」

從1944年的費城到1999年的西雅圖，我們看見「勞動不是商品」的疾呼，消失於世貿要將一切商品化的體制之中

——這是什麼樣的勝利？



# 西雅圖過後

西雅圖的天空：世貿與民主背道而馳。我們要往那一邊？

施鵬翔

西雅圖的示威者向全球的人民指出了貧富懸殊、環境破壞、失業上升、生活水準下降，並不是個別國家出了問題，而是以世貿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及貿易體制出了問題……

《全球化監察》第二期已經有文章介紹美國工會及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為什麼要抗議世貿會議，也粗糙地估計過示威的規模。正如參與的示威者所言，西雅圖抗議對飽受世貿政策之苦的全球人民來說固然是一場勝利，但在將來的歷史書上，西雅圖一役究竟會被記載為一次令人懷緬的抗爭事件，抑或是一場更偉大的運動的開端，就要視乎西雅圖過後的爭取目標和策略。

## 美國工會的策略

其實部份參與西雅圖抗議的工會和民間團體，已經將之後的爭取目標定位為反對美國國會

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這些團體包括美國總工會勞聯產大(AFL-CIO)。它們的理據是中國一日不改善它的人權、勞工和環境的標準，美國就不應該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亦不應支持中國加入世貿；此外，它們亦憂慮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將會鞏固發展中國家反對將勞工及環保標準引進世貿的聲音。

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中國政府及香港的主流輿論當然對此感到反感，認為是美國團體又一次惡意針對中國的舉動。作為反對世貿的團體之一，我們也不贊成勞聯產大的做法，但我們的立場與中國政府及香港主流輿論有明顯的差異：

勞聯產大的立場	中國政府及香港主流輿論的立場	我們的質疑及回應
對世貿採取的是溫和的改革立場。它一直在遊說美國政府將勞工標準引進世貿的貿易協議。由此可見，它並不原則上反對世貿，而只是希望世貿在推行貿易自由化時，也考慮到勞工的權益。	中國政府：高調反對，認為是美國工會及政府的保護主義。 香港輿論：普遍不支持引進勞工標準，原因與中國政府立場相同。	1. 不同意溫和改革。過去四年世貿所推行的貿易自由化措施，已對各國勞工及環境造成巨大的剝削，如果它的宗旨不變，而只進行局部改革，是否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2. 我們質疑將勞工及環保標準引進世貿是否恰當的做法，這個問題在第三期及今期已有專文談及。
原則上不反對中國加入世貿。它只要求美國政府要中國在滿足某些條件後，例如（承諾）改善人權及勞工狀況，才支持中國加入世貿；	中國政府：認為是美國反華勢力的惡意攻擊，將美式民主人權強加中國。 香港輿論：支持中國加入世貿，而且愈快愈好。	反對中國加入世貿，原因是： 1. 我們反對世貿及它所推行的貿易自由化措施，自然不同意任何國家加入； 2. 中國推行世貿政策，對勞動人民來說，只會是弊多於利。
為了達到這目的，它將聯合其他團體遊說國會不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如上。	1. 在中國沒有反對運動的情況底下，貿易手段沒有可能可以令中國改善它的人權及勞工狀況； 2. 縱使美國國會不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中國只要得到 2/3 世貿成員支持，就可以成功加入。

最重要的是，我們認為西雅圖示威的訴求既是反對世貿（雖然不同團體之間就反對的原因及程度都不一樣），現在將運動方向轉為反對給予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就顯得是一種倒退；而且，本來是爭取改善勞工處境的良好願望，在美國政府手上，就容易變成是外交手段，本意盡喪。

西雅圖的示威者向全球的人民指出了貧富懸殊、環境破壞、失業上升、生活水準下降，並不是個別國家出了問題，而是以世貿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及貿易體制出了問題，因此，示威者質疑的是世貿、世貿背後的貿易原則和經濟哲學、全球化的趨勢、跨國企業，甚至是資本主義。這些反對的聲音雖然未曾完全貫穿起來，但它們卻直指問題的核心。現在美國工會及團體的訴求，豈不是令批評世貿的視野變得狹隘，而且放過了問題的核心所在？更危險的是，針對個別國家，只會分化不同國家的工人和人民，例如中國的工人可能會不滿美國工會放過世貿這個罪魁禍首不去反對，反而將矛頭指向中國。

我們當然反對中國不尊重人權和勞工權利，但美國工會及團體的策略——以貿易關係改變中國人權及勞工狀況——本身就很難奏效，而且會將貿易自由化這一個全球的普遍問題變成是中國的問題。我們難以同意這種爭取的策略及方向。

## 叫世貿停下來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對此，我們有兩個建議：

**（一）我們應該把矛頭繼續指向世貿及從世貿政策中得益無數的跨國企業。**事實上，不少工會及民間團體在西雅圖抗議時喊出了「No New Round, Turn Around」的口號，意思是世貿推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已做成太多的惡果，所以現在不單不應該有新一輪的貿易談判，而且世貿應該在民間的全面參與下，檢討這類國際貿易及金融

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比較起勞聯產大提議將勞工標準引進世貿，進行十分有限的改革，上述的爭取訴求更值得支持，因為它較能觸及問題的根源，而且不會令發展中國家認為是保護主義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發展中國家鑒於世貿推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有違它們的利益，亦在西雅圖會議中表示不希望有進一步的貿易自由談判，而要求世貿檢討現行的貿易協議。我們認為可以在這個訴求下，團結全球的反世貿力量，直至它停止運作進行全面檢討，國際公民社會再進一步討論真正符合各地民眾利益和環境保護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在各地展開和深化反對貿易自由化的運動。**我們不可以忘記的是，推行世貿政策的是各國的政府，因此我們不要輕易相信那些認為國家的角色正逐漸淡化的論調。事實是，為了推行世貿的政策，各國政府都要積極地作出政策上的改變及將之落實。例如香港為了滿足世貿對保護知識產權的要求，答允世貿在2005年之前將香港的知識產權法與世貿的標準看齊，並將之落實。這是為什麼香港海關近來對翻版活動展開雷厲風行的掃蕩。在印度，西雅圖過後，政府又急不及待地引進世貿有關知識產權的貿易協議，被當地民間團體批評為有違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另外，各地的公共服務正被逐漸私營化，這雖然不是現階段世貿白紙黑字寫明的政策，卻是貿易自由化原則底下的產物，而且世貿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討論到私營化的問題。面對這些與貿易自由化相關的政策，工會及民間團體應該在各地展開運動，質疑政策是否真的對民眾有利，抑或只是進一步讓企業謀取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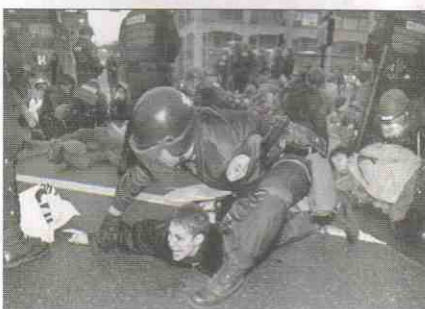


# 西雅圖的聲音



「我們想表達一個強烈的訊息：夠了！我們想要一個新的發展議程，可以反映公民的關注，而不是企業的利益。我們願意在跨階級、地域和世代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為公平和可持續的地球。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西雅圖只是一個開始！」



一名來自菲律賓的示威者說：「西方傳媒很關心幾塊玻璃窗被打碎了，他們應該來我們的國家，看看在貿易自由化的名義底下，我們的社區承受了多少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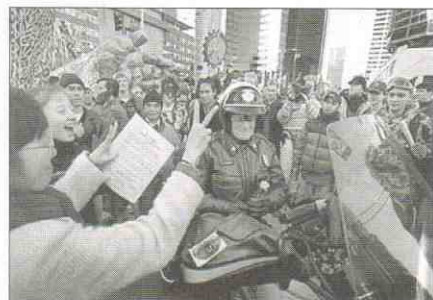


一名從印度來的示威者對記者說：「請告訴世貿我們需要的是飲用水，而不是百事可樂！」

「我提議下一個抗議的目標應該是跨國企業本身，至少是那些聲稱以美國為基地的企業。……美國不能夠指點其他國家怎樣去處理內部事務，但它肯定可以告訴自己的企業，怎樣的行為是不為美國的消費者和公民所接受。」



「昨天遊行開始時的感覺是八十年代團結運動所欠缺的：我們不是為了改變一項外交政策而遊行，而是為了反對〔企業〕的全球體系，為了家人、朋友及國際主義爭取建立一個新的制度。」



「這次的抗議是針對企業力量的奪權，在過去十五年，企業的利潤和行政要員的薪金不斷上升，而大部份人的收入卻下降，像健康和教育的質素就不斷惡化。這有什麼複雜？這次要抗議的不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而是要質問我們要怎樣的一體化？由誰控制？對誰有利？」



「如果沒有鮮明的反對力量，統治精英樂於假裝容忍。但在西雅圖的歷史關口上，當世貿發現它不能如往常般繼續它的遊戲，統治精英不得不卸下容忍的形象，換上鐵腕的面相。這其實有當中的邏輯——世貿是十足反民主的機構。任何地方的法律如果防礙企業追求利潤，不經由民選的世貿官員，可以通過秘密的審裁，將這些法律打為『貿易障礙』。他們告訴我們這是『自由貿易』：即是將保護工人、環境和人權的法律廢除。」

本期執行編輯及版面設計：施鵬翔

團結贊助費：

港幣10元